

世界著名游记丛书

徐霞客游记

(精编本)

(下册)

(明)徐弘祖 著
褚绍唐 吴应寿 整理

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世界著名游记丛书

徐霞客游记

(精 编 本)

(下 册)

(明) 徐弘祖 著

褚绍唐 吴应寿 整理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项目统筹：付 蓉
责任编辑：董 昱
封面设计：单佳佳
责任印制：冯冬青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徐霞客游记：精编本. 下册 / (明) 徐弘祖著；褚绍唐，
吴应寿整理. — 北京：中国旅游出版社：商务印书馆，2016.1
(世界著名游记丛书 / 李金早主编)
ISBN 978-7-5032-5475-8

I. ①徐… II. ①徐… ②褚… ③吴… III. ①游记—
中国—明代 ②历史地理—中国 IV. ①K928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95183号

本书经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古籍出版社授权出版

书 名：徐霞客游记（精编本）（下册）

原 著：（明）徐弘祖

整 理：褚绍唐 吴应寿

丛 书 名：世界著名游记丛书

出版发行：商务印书馆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编：100710）
<http://www.cp.com.cn>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（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9号 邮编：100005）

<http://www.cttp.net.cn> E-mail: cttp@cmta.gov.cn

营销中心电话：010-85166503

排 版：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：河北省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

版 次：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：22.5

字 数：250千

定 价：115.00元（上下册）

I S B N 978-7-5032-5475-8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发现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发行部联系调换

目 录

滇游日记一(缺)	1
游太华山记	2
游颜洞记	4
滇游日记二	7
滇游日记三	29
滇游日记四	62
滇游日记五	99
滇游日记六	124
滇游日记七	155
滇游日记八	183
滇游日记九	220
滇游日记十	254
滇游日记十一	281
滇游日记十二	304
滇游日记十三	336
盘江考	345
溯江纪源(一作“江源考”)	349

滇游日记一(缺)

季会明曰：“乙酉七月，余宗人季杨之避难于舅氏徐虞卿处，顾余于馆，见《霞客游记》，携《滇游》一册去。不两日虞卿为盗所杀，火其庐，记付祖龙。是书遭其残缺，亦劫数也！原稿后又抢散，此集亦失而复得，危矣哉！幸矣哉！但全集今唯义兴庠友曹骏甫处有之。骏甫亦好游，慕霞客之高，闻变，诣吊，已葬，拜墓而去。后又来，欲求遗书校录，为刊刻计。子依以原稿付去，逾一年而返赵，云已誊录。今其集必全。况此册正入滇之始，奇遇胜游，多在其中，甚不可缺，访而得之，亦甚易也。又诗稿一册，仲昭付梓人陈仲邻；仲邻遇难，稿亦散失。然其诗另为一册，与记不相连属，缺之犹可；记缺其一，便不成集，当急求之。”

陈体静曰：“余尝考介翁于宜兴史氏购得曹氏底本，而此册中亦仅载游太华、颜洞数小记而已；其间自五月初九至八月初六，凡八十七日日记，仍不可得。想曹氏以其经行之略已见于《盘江考》中而概削之者，则知骏甫所录，先已非全文也。文章缺陷，信乎有数存焉，为之浩叹！”

镇按：“《滇》一日记，已为烬简；介翁叢残补治，定知非辑缀假合也。或者一并汰之，直将《太华》数节，别作记外赘笔，而《滇》一则仍阙如，岂复成令丙耶？兹从陈本编正。”

游太华山记

出省城，西南二里下舟，两岸平畴夹水，十里田尽，萑苇满泽；舟行深绿间，不复知为滇池巨流，是为草海。草间舟道甚狭，遥望西山绕臂东出，削崖排空，则罗汉寺也。又西十五里，抵高峣，乃舍舟登陆。高峣者，西山中逊处也；南北山皆环而东出，中独西逊，水亦西逼之；有数百家倚山临水，为迤西大道。北上有傅园，园西上五里，为碧鸡关，即大道达安宁州者。由高峣南上，为杨太史祠；祠南至华亭、太华，尽于罗汉，即碧鸡山南突为重崖者。盖碧鸡山自西北亘东南，进耳诸峰由西南亘东北，两山相接，即西山中逊处，故大道从之，上置关；高峣实当水埤焉。余南一里，饭太史祠。又南过一村，乃西南上山。共三里，山半得华亭寺。寺东向，后倚危峰，草海临其前。由寺南侧门出，循寺南西上，南逾支陇入腋，共二里，东南升岭，岭界华亭、太华两寺中而东突者。南逾岭，西折入腋湊间，上为危峰，下盘深谷；太华则高峙谷东，与行处平对，然路必穷极西腋，后乃东转出。腋中悬流两派坠石窟，幽峭险仄，不行此径不见也。转峡，又东盘山嘴，共一里，俯瞰一寺在下壑，乃太平寺也。又南一里，抵太华寺。寺亦东向，殿前夹墀皆山茶，南一株尤巨异。前廊南穿庀入阁，东向瞰海。然此处所望，犹止及草海；若漾漾浩荡观，当更在罗汉寺南也。遂出南侧门稍南下，循坞西入。又东转一里半，南逾岭，岭自西峰最高处东垂下；有大道直上，为登顶道。截之东南下，复南转，遇石峰嶙峋南拥，辄从其北，东向坠土坑下。共一里，又西行石丛中。一里，复上蹶崖端，盘崖而南。见南崖上下，如蜂房燕窝，累累欲堕者，皆罗汉寺南北庵也。披石隙稍下，一里，抵北庵。已出文殊岩上，始得

正道；由此南下，为罗汉寺正殿；由此南上，为朝天桥。桥架断崖间，上下皆嵌崖，此复崭崖中坠。桥度而南，即为灵官殿，殿门北向临桥。由殿东侧门下，攀崖蹶峻，愈上愈奇，而楼、供纯阳。而殿、供玄帝。而阁、供玉皇。而宫，名抱一。皆东向临海，嵌悬崖间；每上数十丈，得斗大平崖，辄杙空架隙成之，故诸殿俱不巨，而点云缀石，互为披映，至此始扩然全收水海之胜。南崖有亭前突，北崖横倚楼；楼前高柏一株，浮空漾翠。并楼而坐，如倚危檣上，不复知有崖石下藉也。抱一宫南削崖上，杙木栈，穿石穴；栈悬崖树，穴透崖隙，皆极险峭。度隙，有小楼粘石端，寝龕炊灶皆具。北庵景至此而极。返下朝天桥，谒罗汉正殿。殿后崖高百仞。崖南转折间，泉一方渟崖麓，乃朝天桥迸缝而下者，曰勺冷泉。南逾泉，即东南折，其上崖更崇列，中止潞坪一缕若腰带，下悉隕阪崩崖，直插海底；坪间梵宇仙宫，雷神庙、三佛殿、寿佛殿、关帝殿、张仙祠、真武宫。次第连缀。真武宫之上，崖愈杰竦；昔梁王避暑于此，又名避暑台，为庵南尽处，上即穴石小楼也。更南则庵尽而崖不尽，穹壁覆云，重崖拓而更合；南绝壁下，有猗兰阁址。还至正殿，东向出山门，凡八折。下二里抵山麓，有村氓数十家，俱网罟为业。村南即龙王堂，前临水海。由其后南循南崖麓，村尽波连，崖势愈出，上已过猗兰旧址，南壁愈拓削，一去五里；黄石痕挂壁下，土人名为挂榜山。再南则崖回嘴突，巨石垒空嵌水折成壘，南复分接屏壁，雄峭不若前，而兀突离奇，又开异境。三里，下瞰海涯，舟出没石隙中，有结茅南涯侧者，亟悬仄径下，得金线泉。泉自西山透腹出，外分三门，大仅如盎，中崕峒，悉巨石欹侧，不可入；水由盎门出，分注海。海中细鱼溯流入洞，是名“金线鱼”。鱼大不逾四寸，中腴脂，首尾金一缕如线，为滇池珍味。泉北半里，有大石洞；洞

门东瞰大海，即在大道下，崖倾莫可坠，必迂其南，始得透迤入，即前所望石中小舟出没处也。门内石质玲透，裂隙森柱，俱当明处，南入数丈辄暗。觅炬更南，洞愈崇拓。共一里，始转而分东西向：东上三丈止，西入窈窕莫极。惧火炬不给，乃出，上山返抱一宫。问山顶黑龙池道，须北向太华中，乃南转。然池实在山南金线泉绝顶，以此地崖崇石峻，非攀援可至耳。余辄从危崖历隙上，壁虽峭，石缝多棱，悬跃无不如意；壁纹琼葩瑶茎，千容万变，皆目所未收；素习者惟牡丹，枝叶离披，布满石隙，为此地绝遣，乃结子垂垂，外绿中红，又余地所未见。土人以高远莫知采鉴，第曰山间野药，不辨何物也。攀跻里余，遂蹶巅，则石萼鳞鳞，若出水青莲，平散竞地。峰端践侧陂而南，惟西南一峰最高。行峰顶四里，凌其上，为碧鸡绝顶。顶南石萼骈丛，南坠又起一突兀峰，高少逊之，乃南尽海口山也。绝顶东下二里，已临金线泉之上。乃于耸崖间观黑龙池而下。

游颜洞记

临安府颜洞凡三，为典史颜姓者所开，名最著。余一至滇省，每饭未尝忘钜鹿也。遂由省中南过通海县，游县南之秀山。上一里半，为灏穹宫。宫前巨山茶二株，曰“红云殿”。宫建自万历初，距今裁六十年，山茶树遂冠南土。又南抵临安府，城南临泸江。此江西自石屏州异龙湖来，东北穿出颜洞；而合郡众水，亦以此洞为泄水穴也。于是觅一导游者于城东接待寺。颜洞大道，当循城而南，渡泸江桥；导者从寺前隔江东北小路行，遂不得渡泸江，东观三溪会合处。由寺北循塘岸东行，塘东皆红莲覆池，密不见水。东北十五里，渡赛公桥；水自西北来，东南入泸。又五里上山，为金鸡哨。哨南泸江会诸水，由此东入

峡；峡甚逼，水倾其中，东抵洞口尚里余。望洞顶石崖双劈，如门对峙，洞正透其下，重冈回夹之，不可得见。求土人导入，皆曰：“水涨流急，此非游时。若两月前水涸，可不桥而入。今即有桥，亦不能进，况无桥耶？”桥非一处，每洞中水深处，辄架木以渡。往例按君来游，架桥费且百金，他费亦百金。土人苦之，乘普酋兵变，托言洞东即阿迷境，叛人尝出没此，遂绝官长游洞者。余必欲一至洞门，土人曰：“须渡江南岸，随峡入，所谓泸江桥大道也。”始悔为导者误。乃舍水洞，觅南明、万象二陆洞。从哨东下坡，复上山登顶。东瞰峡江环峡东入，洞门即在东峡下；余所登山处，正与其上双崖平对，门犹为曲掩，但见峭崖西向，涌水东倾，捣穴吞流之势，已无隐形矣。东北三里，逾岭脊下山。二里，则极东石壁回耸，如环半城，下开洞门北向。余望之有异，从之直下，一里，抵峡中。又一里半，抵东壁下，稍南上，洞门廓然，上大书“云津洞”，盖水洞中门也。游颜洞以云津为奇；从前门架桥入，出后门，约四五里，暗中傍水行，中忽辟门延景，其上又绝壁回环，故自奇绝。余不能入其前洞，而得之重嶂绝巘间，且但知万象、南明，不复知有云津也，诚出余意外。遂瞰洞而下。洞底水从西南穴中来，盘门内而东，复入东南穴去。余下临水湄，径之：水阔三丈，洞高五六丈，而东西当门透明处，径可二十丈；但水所出入，直逼外壁，故非桥莫能行。出水西穴，渐暗不可远窥；东为水入穴处，稍旁拓，隔水眺之，中垂列乳柱，缤纷窈窕。复上出洞外，上眺东南北三面，俱环壁无可上，仍西出旧道，北上山。东一里，逾岭，已陟东壁回环上，岭坞中东向一里，其地南北各起层峰，石崖时突，万象洞即在北崖上，乃导者妄谓在南崖下。直下者一里，抵南崖，一洞东向，高四丈，水从中涌出，两崖角起，前对为峡；水出洞破

峡，势极雄壮，盖水洞后门也。又东二里，抵老鼠村，执途人问之。万象洞在西北岭上，即前所从下山处；洞甚深，历降而下，底与水洞通。余欲更至洞门，晚色已合，去宿馆尚十里。念此三洞，慕之数十年，趋走万里，乃至而叛彝阻之，阳侯隔之，太阳促之，导人又误之；生平游屐，斯为最阨矣！

滇游日记二

戊寅八月初七日 余作书投署府何别驾，求《广西府志》。是日其诞辰，不出堂，书不得达。入堂，阅其四境图，见盘江自其南界西半入境，东北从东界之北而去，不标地名，无从知其何界也。

初八日 何收书欲相见，以雨不往。

初九日 余令顾仆辞何，不见；促其《志》，彼言即送至，而终不来。是日复大雨不止。

初十日 何言觅《志》无印就者，已复命杀青矣。是日午霁，始见黄菊大开。菊惟黄色，不大；又有西番菊。

广西府西界大山，高列如屏，直亘南去，曰草子山；西界即大麻子岭，从大龟来者。东界峻逼，而西界层叠。北有一石山，森罗于中，连络两界，曰发果山。东支南下者，结为郡治；西支横属西界者，有水从穴涌出，甚巨，是为泸源，经西门大桥，而为矣邦池之源者也。通海从穴涌出，此海亦从穴涌出，然此海南山复横截，仍入太守望塘山穴中，尤为异也。广福僧言此水入穴，即从竹园村北龙潭出，未知果否？恐龙潭自是锡冈北坞水，此未必合出也。矣邦池俗名海子，又曰龙甸。此泸江非广中泸江也。泸江在南，而此水亦窃其名，不知何故？矣邦池之南，复有远山东西横属，则此中亦一南北中洼之坑，而水则去来皆透于穴矣。此郡山之最远者也。

发果山圆若贯珠，横列郡后；东下一支曰奇鹤峰，则学宫所托；西下一支曰铁龙峰，则万寿寺所倚；而郡城当其中环处。城

之东北，亦有一小石峰在其中，曰秀山，上多突石，前可瞰湖，后可揽翠。城南濒湖复突三峰：东即广福，曰灵龟山；中峰最小，曰文笔峰，建塔于上；而西峰横若翠焉。即名翠屏。此郡山之近者也。秀山前有伏波将军庙，后殿为伏波像，前殿为郡守张继孟祠。张，扶风人，以甲科守此。壬申为普酋困，城岌岌矣，张奋不顾身，固保城隍，普莫能破，城得仅存。先是张梦马伏波示以方略，后遂退贼。二月终，亲莅息宰河招抚焉。州人服其胆略，贼称为“舍命王”云。

新寺即万寿寺。当发果西垂之南；其后山石嶙峋，为滇中所无。其寺南向，后倚峭峰，前临遥海，亦此中胜处；前有玉皇阁，东为城隍庙，俱在城外。

泸源洞在城西北四里。新寺后山西尽，环坞而北，其中乱峰杂沓，缀以小石岫，皆削瓣骈枝，标青点翠；北环西转，而泸源之水，涌于下穴；泸源之洞，辟于层崖。有三洞焉：上洞东南向，前有亭；下洞南向，在上洞西五十步，皆在前山之南崖；后洞在后山之北冈，其上如智井。从井北坠穴而下二十步，底界而成脊，一穴东北下而小，一穴东南下而廓。此三洞之分向也。其中所入皆甚深，秉炬穿隘，屡起屡伏，乳柱纷错，不可穷诘焉。

十一日 大霁。上午出西门，过城隍庙、玉皇阁前，西一里，转新寺西峰之嘴而北。又北一里，见西壑涨水盈盈，而上洞在其西北矣。由岐路一里抵山下，历级游上洞。望洞西有寺殿两重，入憩而淪水为餐。余因由寺西观水洞。还寺中索炬，始知为洞有三，洞皆须火深入。下午，强索得炬，而火为顾仆所灭，遍觅不可得；遥望一村在隔水之南，涨莫能达。遂不得为深入计，聊一趋后洞之内，披其外扃，还入下洞之底，探其中门而已。仍从旧路归，北入新寺，抵暮而返。

十二日 早促何君《志》，犹曰即送至；坐寓待之，拟一至即

行，已而竟日复不可得。晚谓顾仆曰：“《志》现装钉，俟钉成帙，即来候也。”

余初以为广西郡人必悉盘江所出，遍征之，终无谙者。其不知者，反谓西转弥勒，既属颠倒；其知者，第谓东北注罗平，经黄草坝下，即莫解所从矣。间有谓东南下广南，出田州，亦似揣摩之言，靡有确据也。此地至黄草坝，又东北四五日程。余欲从之，以此中淹留日久，迤西之行不可迟，姑留为归途之便。

广西府鹦鹉最多，皆三乡县所出，然止翠毛丹啄，无五色之异。

三乡县乃甲寅萧守所城。

维摩州州有流官，只居郡城，不往州治。二处皆藉何天衢守之，以与普拒。

广福寺在郡城东二里；吉双乡在矣邦池之东南，与之对；而弥勒州在郡西九十里。《一统志》乃注寺在弥勒东九十里，乡为弥勒属，何耶？岂当时郡无附郭，三州各抵其前为界，故以属之弥勒耶？然今大麻子哨西，何以又有分界之址也？

十三日 中夜闻雷声，达旦而雨。初余欲行屡矣，而日复一日，待之若河清焉。

自省至临安，皆南行。自临安抵石屏州，皆西北。自临安抵阿迷，皆东北。自阿迷抵弥勒，皆北行。自弥勒抵广西府，皆东北。

十四日 再令顾仆往促《志》，余束装寓中以待。乍雨乍霁。上午得回音，仍欲留至明晨云。乃携行李出西门，入玉皇阁。阁颇宏丽，中乃铜像，而两庑塑群仙像，极有生气；正殿四壁，画亦精工。遂过万寿寺，停行李于其右庑。饭后，登寺左铁龙峰之脊，石骨棱棱，皆龙鳞象角也。《志》又称为天马峰，以其形似也。既下，还寺中，见右庑之北，有停柩焉，询之，乃吾乡徽郡游公柩也。游讳大勋，任广西三府。征普时，游率兵屯郡南海梢，以防寇之冲突。

四年四月，普兵忽乘之，游竟没于阵。今其子现居其地，不得归，故停柩寺中。余为慨然。是晚遇李如玉、杨善居诸君，作醺寺中，屡承斋饷。僧千松，亦少解人意。是晚月颇朗。

十五日 余入城探游君之子，令顾仆往促何君。上午出西门，游城隍庙。既返寺，寺中男妇进香者接踵。有吴锡尔者，亦以进香至，同杨善居索余文，各携之去，约抵暮驰还。抵午，顾仆回言：“何君以吏钉《志》久迟，扑数板，限下午即备，料不过期矣。”下午，何命堂书送《志》及程仪至。余作书谢之。是晚为中秋，而晚云密布，既暮而大风忽吼。僧设茶于正殿，遂铺簟而卧。

十六日 雨意霏霏，不能阻余行色。而吴、杨文未至，令顾仆往索之。既饭，杨君携酒一樽，侑以油饼熏鳊。乃酌酒而携鳊饼以行。从玉皇阁后，循铁龙东麓而北，一里，登北山而上。一里，逾其坳，即发果山之脊也；《志》又谓之九华山。盖东峰之南下者，为奇鹤，为学宫所倚；西峰之南下者，为铁龙，为万寿寺之脉；中环而南突于城中者，为钟秀山；其实一山也。从岭上平行，又北三里，始见泸源洞在西，而山脊则自东界大山，横度而西，属于西界，为郡城后倚；然泸源之水，穿其西穴而出，亦不得为过脉也。从岭北行，又五里而稍下，有峭在坞之南冈，曰平沙峭，郡城北之锁钥也；其东即紫微之后脉，犹屏列未尽；其西则连峰蜿蜒，北自师宗南下为阿卢山，界坞中之水而中透泸源者也。由峭前北行坞中六里，有溪自北而南，小石梁跨之，是为矣各桥。溪水发源于东西界分支处，由梁下西注南转，坞穷而南入穴，出于泸源之上流也。又北六里，有村在西山之半；溪峡自东北来，路由西北上山。一里，蹶岭而上，二里，遂逾西界之脊，于是瞰西坞行。坞中水浸成壑，有村在其下；其西复有连山，自北而南，与此界又相持成峡焉。从岭上又北四里，乃西北下西峡中。一里，抵麓，

复循东麓北行十五里，复有连冈属两界之间；有数家倚其上，是为中火铺，有公馆焉。按《志》：师宗南四十里有额勒哨，当即此矣。饭，仍北行峡中；其内石峰四五，离立崢嶸。峡西似有溪北下，路从峡东行，两界山复相持而北；坞中皆荒茅沮洳，直抵师宗，寂无片椽矣。闻昔亦有村落，自普与诸彝出没莫禁，民皆避去，遂成荒径。广西李翁为余言：“师宗南四十里，寂无一人，皆因普乱，民不安居。龟山督府，今亦有普兵出没。路南之道，亦梗不通。一城之外，皆危境云。”龟山为秦土官寨。其山最高，为弥勒东西山分脉处；其西即北属陆凉，西属路南，为两州间道。向设督捕城，今渐废弛。秦土官为昂土官所杀，昂复为普所掳。今普兵不时出没其地，人不敢行；往路南、濞江者，反南迂弥勒，从北而向革泥关焉。盖自广西郡城外，皆普氏所慑服。即城北诸村，小民稍温饱，辄坐派其贄以供，如违，即全家掳掠而去。故小民宁流离四方，不敢一鸣之有司，以有司不能保其命，而普之生杀立见也。北行二十里，经坞而西，从坞中度一桥，有小水自南而北，涉之。转而西北行，暝色已合；顾仆后，余从一老人、一童子，前行踟躅昏黑中。余高声呼顾仆，老人辄摇手禁止，盖恐匪人闻声而出也。循坡陟坳十里，有一尖峰当坳中，穿其腋，复西北行。其处路甚泞，蹊水交流，路几不辨，后不知顾仆趋何所，前不知师宗在何处，莽然随老人行，而老人究不识师宗之远近也。老人初言不能抵城，随路有村可止。余不信。至是不得村，并不得师宗，余还叩之，老人曰：“余昔过此，已经十四年。前此随处有村，不意竟沧桑莫辨！”久之，渐闻犬吠声隐隐，真如空谷之音，知去人境不远。过尖山，共五里，下涉一小溪，登坡，遂得师宗城焉。抵东门，门已闭，而外无人家；循城东北隅，有草茅数家，俱已熟寝。老人仍同童子去。余止而谋宿，莫启户者。心惶惶念顾仆负囊，山荒路寂，泥泞天黑，不知何以行，且不知从何行。久之，见暗中一影，亟呼而得之，而后喜可知也！既而见前一家有

火，趋叩其门，始固辞；余候久之，乃启户入。淪汤煮杨君所贻粉糕啖之，甘如饴也。濯足藉草而卧。中夜复闻雨声。主人为余言：“今早有人自府来，言平沙有沙人截道。君何以行？”余曰：“无之。”曰：“可征君之福也。土人与之相识，犹被索肥始放，君之不遇，岂偶然哉！即此地外五里，尖山之下，时有贼出没。土人未晚即不敢行，何幸而昏夜过之！”

师宗在两山峡间，东北与西南，俱有山环夹。其坞纵横而开洋，不整亦不大；水从东南环其北而西去，亦不大也。城虽砖甃而甚卑，城外民居寥寥，皆草庐而不见一瓦。其地哨守之兵，亦俱何天衢所辖。

城西有通玄洞，去城二里；又有透石灵泉，俱不及游。

十七日 晨起，雨色霏霏。饭而行，泥深及膝，出门即仆。北行一里，有水自东南坞来，西向注峡而去；石桥跨之，为绿生桥。过桥行坞中一里，北上坡。遵坡行八里，东山始北断成峡，水自峡中西出。有寨当峡而峙，不知何名。余从西坡北下，则峡水西流所经也。坡下亦有茅数家，为往来居停之所，是曰大河口。河不甚巨，而两旁沮洳特甚；有石梁跨之，与绿生同，其水势亦与绿生相似。过桥北行，度坞，坞北复有山自东北横亘西南。一里，陟其坡，循之东向行三里，越坡东下，坞中沮洳，有小水自北而南入大河。溪上流有四五人索哨钱于此，因架木为小桥以渡，见余，不索哨而乞造桥之犒。余畀以二文，各交口称谢。既渡，半里，余随车路东行，诸人哄然大呼。余还顾，则以罗平大道宜向东北，余东行为误故也。亟还从东北半里，复上坡东行，于是皆荒坡遥陇，夙雾远迷，重茅四塞。十五里，东逾冈，始望见东北冈上有寨一屯，其前即环山成洼，中有盘壑，水绕其底而成田塍；四顾皆高，不知水所从出。从冈东下一里，越坞中细流；其坞与流，皆自南而北，即东通盘壑者。又东上一里，循壑之南脊行，与所

望北冈之寨，正隔坞相对矣。又逾东冈稍下，一里，则盘壑之东，有峡穿陇而至，其峡自东南大山破壁而至者。峡两岸皆亘壁，其上或中剖而成峡，或上覆而成梁，一坞之中，倏断倏续；水亦自东南流穿盘壑，但壑中不知何泄。时余从石梁而度；水流其下，不知其为梁也；望南北峡中水，一从梁洞出，一从梁洞入。乃从梁东选石踞胜，瞰峡而坐，睇其下，如连环夹壁，明暗不一，曲折透空，但峡峭壁削，无从下穿其穴耳。于是又东，愈冈坞相错，再上再下，八里，盘岭再上，至是夙雾尽开，北有削崖近峙，南有崇岭遥穹。取道其间，横陟岭脊，始逼北崖，旋向南岭。二里，复逾高脊，北转东下，二里，有茅当两峰峡间，前植哨竿，空而无人，是曰张飞哨，山中之最幽险处也。又东下三里，悬壑深阈，草木蒙密，泥泞及膝，是名偏头哨。哨不见居庐，路口止有一人，悬刀植枪而索钱。余不之与而过。此哨之南，即南穹崇岭，罗平贼首阿吉所窟处，为中道最险，故何兵哨守焉。又名新哨；而师宗界止此矣。过哨，又东上岭；岭更峻，石骨棱厉。二里，跻其巅，是为罗平、师宗之分界，亦东西二山之分界也。岭重山复，上下六十里，险峻为迤东之冠。其山盖南自额勒度脉，分支北下，结成崇岭，北度此脊，而为白蜡、束龙，而东尽于河底、盘江交会处者也。从岭上东向平行，其间多坠壑成穿，小者为智井，大者为盘洼，皆丛木其中，密不可窥；而峰头亦多树多石，不若师宗皆土山茅脊也。平行岭上五里，路左有场，宿火树间，是为中火铺，乃罗平、师宗适中之地。当午，有土人担具携炊，卖饭于此，而既过时辄去，余不及矣，乃冷餐所携饭。又东一里渐下，又一里，南向下丛中；其路在箐石间，泥泞弥甚。一里，遂架木为栈，嵌石隙中，非悬崖沿壁，而或断或续，每每平铺当悬道；想其下皆石孔智井，故用木补填之也。又东下一里，始出峡口。回顾西壑，崇岭高悬，皆丛箐